



柏堂集後編卷第四

敘二

晚香齋詩鈔敘

詩之爲教本人情通物理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朝鮮使者李敬之鴻臚博雅多文通習國故嘗以使至京師中藝文士往往與之交同治九年冬復奉其國王命來請 頒朔於朝使事畢與余相見於費州黃子壽編修座上置筆硯相問答源源不窮辭爾雅有體要觀其人貌古神清尚禮讓溫然可敬爰將別持所爲詩三冊見示多友朋唱

集後編四

酬及來使時登臨古蹟流覽山水之所作也余嘗讀古皇華之詩曰詵詵征夫每懷靡及其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蓋古之人臣奉君命出疆其虛衷請益惟恐有一之不當者如此斯其所以能專對而不辱也鴻臚以藩服名卿來游上國不自滿假而出其詩以質正於中土之士大夫其猶有古使臣之遺風與余知其得於詩教者深矣抑余聞古者卿大夫盟會燕好必歌詩以見志且相贈處誠請誦大騶之七章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又請誦小騶之四章曰噬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鴻臚其懋之哉安徽桐城方宗誠謹敘於京城之興勝寺



瑞竹堂詩集敘

黃君仲和宣歙閒詩人也同治初余自武昌反皖寓居郡城君先以避亂來客於此築室余忠宣公墓東曲巷中前臨大江菊倚大觀亭故址其北則龍山鬱翠穹窿連亘數十里可時登臨以覽江南北諸山雄秀之氣如僕几席故雖居近塵市而門庭蕭寂若外人君靜默寡交游常坐一室中把卷吟哦然喜與余游余每出郭觀江山之奇曠未嘗不造君廬也君喜爲詩所列瑞竹堂集於皖以南兵事及一時賢士大夫貞女烈婦之義行偉節皆紀之於詩以抒其概足以備後人之攷鏡而立言和厚無奮怒激越之音洵有得於古風人之遺君

集後編四

二

爲人澹然寡營與人樂易誠信無崖岸町畦於世人所爲機巧虞詐渾然不識也曾一爲學官卽謝公雖爲詩而不逐時名自率其性之所好巨粵賊之興躡十五六行省而據皖爲日久皖八郡五州皆徧而江以南荼毒尤深居人百不二三孖君先棄太學官未與難有子六人皆從君遷徙不常無一與賊相遇者莊周氏所謂其天全者物固不得攫而害之君始其人與君寓皖以後復爲詩若干篇常質於余且請爲敘余諾之而未遑以爲君歸黟余奉檄來直隸兒子守彝復以書來爲君請今年余客天津每倦游息歸再過君舊廬登大觀亭弔忠宣之墓以觀江南北諸山之勝或乘春秋晴日渡江

登九萼齊山黃山訪君於黟讀君與余別後之詩而未
知何日也因先爲敘以歸之同治九年冬閏十月桐城
方宗誠撰於天津道署之西齋

汪桐坡詩文集敘

咸豐庚申余客直隸得讀吾鄉汪鐵鏞先生文而爲之
敘越十年復遊保定又得讀先生伯子桐坡司馬文其
解經博瞻而有斷制紀事質實而多微言懿行可以厚
人倫美風俗論經藝詩文書賦皆有典則不詭隨流俗
駢儷之文亦富麗質重多可喜者余與鐵鏞先生未獲
見司馬則嘗一遇於皖城貌端厚語言樸重望之知爲
君子讀其文絕肖其爲人洵所謂表裏如一文行兼至

集後編四

三

者也世之文士務爲巧言麗言以相誇耀經術之不聞
正論之不知傳誌記載則好新奇駁雜之事如傳奇小
說之所爲而庸德庸言孝弟睦婣任卹之行則以爲不
足述烏呼觀文書之萼實巧拙而世變因之如司馬父
子之集固可以鎮薄俗也已司馬哲嗣五峯大令屬爲
校正余刪汰數首而歸之知言者當不以爲妄也

仁和沈氏詩輯敘

余少讀吾鄉劉海峯先生文卽知仁和沈椒園先生乾
隆間一學者也咸豐庚申余客保定與沈君錫侯交孝
友溫恭有文行可敬愛久之乃知其爲椒園先生之元
孫淵源有自故能不墜其家學辛酉余游豫鄂旋馳驅

戎幕於皖吳淮濟之間且十年與錫侯音問闊絕蹤迹不相聞同治庚午余奉檄復至直隸隨節相曾侯來天津邂逅錫侯若平生歡始知其以母老入資爲鹽官需次久矣砥行好文無異曩時因得讀其家藏椒園先生詩文全集竝椒園先生所列其師勞餘山先生遺書餘山先生淡於易理及宋儒之學椒園先生師事之又從吾鄉方望溪先生遊講經學文章故其學識淡醇文畧精潔詩尤恬淡清雅得風人之正音信乎學問之道不可無師承也椒園先生祖父兄弟皆以能詩聞於時子孫亦多承其業者顧兵燹後遺文半灰燼錫侯懼先德之就湮既寶其遺書又從杭郡詩鈔中得椒園先生祖

集後編四

四

父子孫詩若干篇竝節錄小傳於首又自選其祖若父詩若干以附於後名爲仁和沈氏詩輯錫侯之用心可謂仁且篤矣往年錫侯弟皖生有文行早卒聘妻吳氏吾同邑人守貞不字錫侯命余記其節今錫侯復命余爲其先世詩叙余旣欽錫侯之學能繩其祖武又余自少卽私淑望溪先生之文與椒園先生同其淵源故樂爲書之

江待園詩鈔敘

縱陽桐城之南鄉而於古則別爲縣介龍山浮山之閒後枕龍眠前帶大江池陽九萼諸峯如列几席重湖環繞雄遠秀傑之氣甲江以北故其鍾毓而爲人文者亦

多且奇明季錢田閒先生以文章氣節著聲海內其經學康熙時

欽定詩易二經既皆采錄乾隆閒復著

錄於四庫全書其後劉海峯先生尤以詩文名家紹

望溪方氏之後而啓憎抱姚氏之先國史文苑特爲

立傳皆縱陽產也海峯之後詩學極盛而取箸者則王

悔生灼朱歌堂雅張勸園敏丰勸園後歿尤爲一時風

雅之宗師往吾友文鍾甫戴孖莊與江君待園俱爲勸

園高第弟子待園所居尤近勸園老病益無一日不相

從左右也故其所習聞於勸園者尤渙然待園習次坦

夷毫無矯飾處境至困而曾無忮非尤怨之心其爲詩

冲澹容與格高氣空揮灑自如不事彫琢淡得天地自

集後編四

五

然之趣雖學於勸園淵源於田閒海峯而自有其性情
不爲形似勸園卒後又遊吾從兄植之先生之門嘗稱
其詩雄傑之概陵蹶一切先生固不輕許與人者也余
生平不善爲詩然與待園交三十年而篤嗜待園之詩
待園尤工書恣亦能明古人運筆之妙而變化之氣清
神逸意思閒遠與其詩相近是又諸前輩所不逮也曩
者益陽胡文忠公極賞待園之詩若書屢招致之及往
而文忠病未幾藪不得一見後湘鄉相國會文正公洎
今相國合肥李公亦奇其才客而館之李公傷其窮老
不遇薦於朝得爲學官而待園之詩若書遂馳名於
吳越荆楚閒矣同治壬申夏待園渡海來謁相國於天

津癸酉春將歸過棗強訪余別五年矣其詩江南朋輩
已爲棊行因得盡讀其避亂後遊歷吳楚之詩益瑰璋
雄俊始杜子美所謂艱危氣益增者故其詩愈窮而愈
工邪因歎吾鄉前輩流風蓋數百年今則前賢既往卽
曩時之友如鍾甫孖莊者亦皆早沒而唯余與待園尚
杜人間余學殖荒落無足重輕於世而觀待園之詩天
始特畱碩果以爲吾邑江山潤色邪抑吾聞田閒海峯
雖生於樅陽而足迹幾半天下故其學不爲一鄉之善
所囿海峯老爲學官於徽徽之學者經其指授多以詩
文成名退居於家則憎抱姚氏旣以其所聞於海峯者
爲一世文章之宗其餘後進之士亦多發名成業至於

集後編四

六

今不絕前賢之居德善俗如此待園歸老樅陽且將爲
學官於他郡邑其亦以海峯之所以淑世者自任也夫
待園索余敘其詩卽書是於集首同治十二年三月

龍潭丁氏族譜敘

往者衡陽彭雪琴官保洎今相國合肥李公俱各以文
儒從曾文正公倡率義師繼膺 簡命秉節鉞開府
東南芟夷大難立不世之勳及天下旣平則又皆以敬
宗收族爲心捐資修譜俱屬宗誠爲攷定譜泐宗誠謂
二公曰譜以紀實當以近而可信者爲宗其得姓受氏
之祖以及歷代名人則但攷其淵源而不可以入譜恐
其非吾祖而或鄰於誣也二公以爲然於是皆斷以始

遷之祖爲一世祖自是而下支分派別有脊有倫蓋古之君子進則舍身忘家輔世長民而不及其私退則修內政立家法敦宗睦族而不忘其祖其義一也若夫以一人之身而兼修家國之政既致身報君撥亂世而反之正而於王事靡盬不違啓處之中仍以尊祖敬宗爲懷稽古徵實以立譜法是豈非忠孝兼至仁義俱盡者與合肥丁樂山方伯少以書生懷大節當粵逆之亂淮南北羣寇四起卽能立堡捍禦以衛鄉族後從李公贊畫軍事平吳越復率鄉兵數萬人從平撚逆於齊魯燕趙之間功成解兵歸農將承其先祖之志勸修族譜以治家政適曾文正公總督直隸知其賢奏遣治軍於保

集後編四

七

定未幾奉

簡命備兵天津天津爲夷舶輻輳之區

中外交涉巖端易起而江浙閩海運艘亦聚集於茲加以連年水災饑民數十萬環杜境內非深識大體仁心爲質而智勇兼資者不足以鎮撫之也公隨李公駐天津任大責重雖欲告歸修政於家時有所不能義有所不可乃令族子功烈並延六安陳君子勳歸里爲詳稽博訪攷實徵信以成族譜復錄其世系大略函質宗誠烏呼何其慎也攷丁氏得姓受氏之始本於齊丁公後世多居濟陽元季有避亂遷居無爲者其後世有諱士雲者由無爲之獨山遷合肥之龍潭河遂爲龍潭丁氏之所自始今二百餘年歷十餘世尚未有譜故公承祖

父榮祿公之命而勦修之雖淵源濟陽無爲而斲自土雲公爲龍潭丁氏之始祖烏呼是其用心取義又何與彭公李公如一轍也宗誠以庸才爲末吏公恣費下交以譜來質且屬爲敘宗誠旣欽公始能奮迹從戎毅然爲天下除大患及今盡瘁事國又上承祖命爲敬宗收族之謀有合於仁義忠孝之道而其譜以始遷之祖近而可信者爲宗尤有當於古汰且可爲天下後世則也於是乎書桐城方宗誠謹拊

綱目續議敘

管朱子因司馬溫公通鑑目錄舉要歷及胡文定公舉要補遺四書別爲義例增損彙括表歲以首年而因年

集後編四

八

以箸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旣成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其義主於明天道定人道昭監戒著幾微而已指意條例皆所手定而其以蜀漢爲正統書莽大夫揚雄改正周末諸侯僭王之名而糾通鑑以漢丞相亮出師討賊爲入寇之謬諸如此類洵足伸春秋之大義而立萬世綱常之準則矣惟其書功緒甚廣多出於門人之編纂朱子雖曾爲點勘整頓而又嘗謂苦無專一細密之功所修未必是當見於與張敬夫呂伯恭諸書者屢焉黃勉齋所爲行狀亦謂綱目僅能成編每以不能修補爲恨大賢之不自是如此然則後之儒者有能修補以彌縫其憾豈非前賢之所深賴哉是故徐昭文之

攷證汪克寬之攷異皆足爲是書功臣尹起莘之發明
劉友益之書添以意逆志閒有得焉而亦多有牽合迂
謬以爲之說者甚矣通學之難也自是而後嗣張自勳
國朝芮長恆陳景雲朱直輩各著書以補正其遺失
我 聖祖仁皇帝尊崇朱子之學升諸十哲之次

既命儒臣纂其全書而於通鑑綱目復加 御批折

衷至當尤足爲後世法程蓋義理靡窮觸類引伸固有
愈研而愈出者同里胡君子和少喜讀史於綱目尤反
覆研非因朱直綱目議尚有未盡復著續議六十八條
皆本朱子凡例以正門人編纂之論雖似駁辯之文而
實則因朱子格物窮理之學以通之者也其大者如謂

集後編四

莽操懿昭輩自加之爵宐如綱目書戰國諸侯王之例
削而不書而直書其名獻帝時漢與魏不宐並稱凡所
書魏始建宗廟社稷以世子不爲王太子宐直書曰操
始建操以而已且其子亦不宐稱世又謂王莽篡漢皆
漢諸臣爲之厲階不當專罪元后如加莽爵邑尊號錫
命有主名者當書某某等奏請太后無主名者當書羣
臣奏請太后是數說者誠足寒權姦之膽誅從賊之心
大有裨於名教也杜朱子爲未發之覆而實皆朱子之
說有以啓之可謂善學朱子之學者矣是書雖續朱直
之議然直之書意峭薄不類儒者氣象其爲史論初集
近於毒警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已譏其非胡君則

但明其理而不爲激烈之言是尤足善也已同治十三年夏

續天津縣志敘代

同治九年余以湖廣總督復奉命振旅勦逆回於陝西至秦數月天子以天津邊海重地番舶往來民夷雜處爲畿輔守禦之要害非文武重臣威服德懷慮不足以勝其任時大學士曾公移節兩江遂命鴻章來總督直隸裁三口通商大臣歸柄總督特授爲欽差大臣駐節天津旣蒞任逾月邑人吳觀察惠元以其所修續天津縣志來質且請敘余惟天津忝京師二百餘里實畿南之屏蔽也其地執下杜古爲九河尾閭凡

集後編四

十

西北大川咸匯此入海近者海運歲行通商事起南北中外商賈輻輳故尤號爲難治顧其人情風俗輕生尅鬪猶有漁陽上谷之遺往歲咸豐癸丑秋粵逆北竄至城西知縣謝忠愍公子澄親率津民剴繼德等數千人大敗之斬其渠京畿得無恐其後撚逆屢犯津民應募者皆奮起而擊退之故他郡縣多被殘而天津完善無恙庚申秋海疆不靖時石侍郎贊清守天津獨抗節不撓居民千百人衛之轉危爲安蓋其民情富者多好倡爲善義行其貧者就死不悔得賢大府鎮撫之則皆能親上死長勇於尅義而不屈習使然也其士大夫仕於他行省者亦往往多忠義才傑之倫曩者余奉

文宗皇帝命團練於鄉時金剛慤公光筋牧壽州繼守
廬州備兵廬鳳潁六和泗江淮大亂公獨以善擊賊名
忠勇武略爲江南北良吏之冠今攷邑志蓋自咎箸義
烈如金公者固多有之非一時亦非一人也然則津民
之知大義屢能爲國效死力捍災禦患衛京畿者豈
非官斯土者與其鄉之賢士大夫有以振作於上而致
然與邑志始修於乾隆四年迨嘉慶間邑士蔣君玉虹
博采旁搜爲續志未成而卒今吳君復網羅放失以續
成之體例與今之凡爲志者同而獨於海道鹽汰水利
營田及凡義舉之規制皆詳載之以爲後汰其用意可
謂善矣夫民無常行惟上所導率之以好利則爲暴者
多率之以好善則趨義者眾是則官於茲邑者與其鄉
之公卿大夫皆與有責也夫

柏堂集後編卷第五

書後一

陸桴亭先生志學錄跋

余少讀桴亭先生忠辨鋒鏑歎其學以大學爲宗規模之巨節目之詳洵有合於明體達用之旨非小儒所能及也今讀先生崇禎十四年日記名曰志學錄者凡二卷則又見其格致之精省察之密克制之嚴躬行之勇尤足爲後學法程是時天下已有亂亾之象矣中原流寇充斥士大夫方各植黨援爭門戶馳逐虛聲而鮮務實濟獨先生與盛寒溪陳確庵輩躬修於吳中維時越中則有張楊園應潛齋北方則有孫夏峯關中則有李

集後編五

二曲衡陽則有王船山諸先生雖學不盡同而大要則皆內自檢治其身心外念切乎民物而實講非經世之務故其著書立言皆足以綱維世教其秉性守義砥廉礪節皆足以訂頑立懦風範百代之人心聖學不闕於上而猶孑於下誠所謂剝復之交貞元之會也及乎我朝文正清獻兩大儒遂繼起而益恢廓之隱居非志行義達道俱充實而有光輝而李文貞熊文端張清恪楊文定蔡文勤朱文端沈端恪陳文恭諸公皆能篤好正學以見諸設施贊襄至治是不得謂非明季諸先生有守先待後之功也夫儒者之道自世俗觀之或以爲無所可用矣然有闡修於邇室陋巷之中而其效見於

天地民物有固守於世衰道微之日而能開物成務致後世之承平要非豪傑剛毅之士不能不惑於流俗之論目觀先生是鐸可以恣矣同治九年冬余客天津吳縣吳清卿庶常出示此冊讀之淡警於心因拊識數語與清卿笑勸焉

書韓理堂先生文集後

維縣韓理堂先生之文純正平易宗洽方望溪先生而氣味之質厚精實不能及也其學與昌樂閻懷亭爲至交而齊名然閻先生修譽之功過於先生嘗讀其西礪卅堂文造語取境廉悍幽奧足以名家而亦無一背理之言蓋儒家而兼優於文事者也先生則理勝於言其學人之文與至其中日記數卷正大精純則非閻先生之所及矣同治九年閏十月宗誠讀於天津道署

潛室劄記跋

潛室劄記祁州刁蒙吉先生箸先生名包字用六其學以高忠憲爲師專心致志於四書注小學近思錄諸書嘗曰孔子爲生民未有之聖四書爲生民未有之書集注爲生民未有之注小學所以培其根五經所以植其幹近思錄所以發其蘗廿一史所以暢茂其枝葉又曰得小學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四書得四書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五經得五經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諸史於易主程朱傳義嘗曰程傳其至矣乎說易者固有蒞

於程傳者矣或失則鑿固有淺於程傳者矣或失則支
深而不鑿淺而不支舍本義其誰與歸又曰讀太極圖
識性之源焉讀西銘識性之量焉讀定性書識性之體
焉讀顏子好學論識性之所以復焉讀敬齋箴識性之
所以養焉又曰程朱所以接孔孟之傳惟杜進修有序
象山陽明皆以穎悟直捷爲事而不復斤斤進修之序
豈所語於孔孟之傳哉又曰文公說書以理會聖人立
言之旨爲主卽偶有不合聖人之旨斷無有不合聖人
之理文成及慈湖龍溪諸公往往不得聖人之理又安
望其得聖人之旨哉其論學大旨如此是書多躬行心
得之言其孫承祖雍正時爲上元令梓行相國鄂文端

集後編五

三

公編修黃越爲敘盛備之余反復其書精確醇正杜北
方之學蓋過於鹿忠節孫夏峯顏習齋李剛主諸書也
貴筑黃子壽編修纂畿輔通志藝文志命論定於此云
方斷事公絕命書跋

休嗟臣被建是報主恩時不艸歸降表聊吟絕
命書生當殉國難歟豈論官卑千載波濤裏無
慚正學師間道望江縣知爲故國濱衣冠拜邱
隴爪髮寄家人魂定從高帝心將愧叛臣相知
當賀我不用淚沾襟

右桐城方斷事公絕命書二首公諱汰字伯通少孤事
母孝中建文己卯舉人考官則方正學先生也官四川

都司斷事永樂初諸藩表賀公不署名遂被建舟次望
江縣琴陽鎮江中具衣冠拜祖自沈於江妻鄭氏懷其
爪髮歸莽龍眠事增載明史正學先生列傳二書刻琴
陽鎮祠碑余幼時聞先父喜誦此詩後見潘河督錫恩
所刻乾坤正氣集顧嗣立所編乾坤正氣詩集自周屈
原以至明季忠義詩文鮮不備載蒐羅可謂富矣而獨
未見公二詩因錄於此以誌景仰後之續編正氣集者
可以補載之云同治十三年四月同邑後學方宗誠謹
識

鹿忠節公認理提綱書後

明季北方講心性之學者以定興鹿忠節容城孫夏峯

集後編五

四

爲取賢雖其學皆宗陸王而各有躬行心得之實忠孝
大節卓然底柱於中流固非談空說妙者所可比竝也
忠節所著四書說約夏峯所著四書近旨其中頗有警
切動人者而駁雜之弊亦多有之是卷認理提綱乃冠
於說約之首其論不出認心爲性與謂心卽理之藩籬
然以闇然無私實心盡職爲歸則固與明季講心學者
異矣曾文正公謂余此卷喫緊爲人鞭辟近裏讀之令
人興起余因翫味而別白之於此云同治十三年夏六
月宗誠謹識

呂忠節公孝經本義跋

孝經古文本不足信今文分十八章甚是而命名則非

至注疏本皆鮮精要自朱子棗誤出而後儒各以意見
刪節分合之似皆未得本經之旨也明呂氏此注用朱
子大學中庸章句論語集注之體每章每節先音注訓
詁次發明義理精約而詳盡於每章之下記今文古文
之異同仍今文之分章而太其標題名目揭全經之旨
要而融會貫通焉洵千古尋經注第一善本倘得頌之
學官爲天下泐豈不善與

夏用九先生強學錄跋

右強學錄四卷河內夏用九先生日記其門人武陟任
匯川先生依近思錄例分類編次者義理正大然往往
不免有與其類不甚比附亦有意重語複者有其言自

集後編五

五

相矛盾者又有其理古人發之已盡無庸贅出者因復
擇其精切至當不易之語而以朱筆識之以便觀翫非
敢於先生之書有所忝取也光緒三年夏宗誠讀於棗
強敬義書院

先生是書不能及張楊園先生之精粹溫純亦不能及
陸清獻之堅卓剛大然明白爽朗切實爲已不入於元
虛亦不涉於博雜論道既不歧於異端論治亦不滄於
功利其學蓋可與張清恪公之困學錄刁蒙吉先生之
潛室劄記汪雙池先生之讀困知記讀近思錄相類若
劉直齋桑叟甫彭魯岡諸先生書皆不逮焉亦可謂之
名儒也已當乾隆時先生特起講學於河朔之間確守

程朱之正其門人武陟任匯川若海受之再傳則河內李文清公棠階而任先生之子渠生名蓮叔亦好學蓋師友淵源之所漸云宗誠再識

節錄汪龍莊病榻癢疽錄跋

病榻癢疽錄蕭山汪龍莊先生所自爲年譜也余少時讀先生佐治藥言學治臆說而好之以爲切近篤實足爲吏治之師同治九年奉檄至直隸於友人唐君所復得是錄吳仲宣制府蜀中重彙本也讀竟具見先生學行本末而於其引經斷獄諸事尤所服膺爰節錄而序之以爲泐則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無訟不易言也聽訟而能協於天理之正卽乎人心

集後編五

六

之安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亦庶幾可以絕訟之端也夫先生政蹟見國史循吏傳阮文達公研經室集有循吏汪君傳蕭山王宗炎晚間居士集有汪君行狀可跋云同治十二年八月桐城方宗誠書於冀州棗強官舍

節錄姚懔抱先生論學語跋

桐城姚懔抱先生乾嘉閒以古文明天下論者謂直接史漢八家之傳然余跋其學行非徒文足泐也其生平行已立身進退出處毅然守義而不苟其論學主於義理攷證文章三者不可缺一而尤必以宋儒程朱之說爲準繩是時海內高才碩士皆尚攷證滅裂義理以攷

駁程朱爲能獨先生力持之戒學者勿濡其習所論讀經攷史之功修己處世教人取士之道皆與聖賢之言如合符節而又皆本之心得不蹈襲陳言洵足爲學者之宗師也因讀其文集尺牘節錄其中論學語各若干條俾學先生文者知先生本原之所杜也先生學行國史有傳邑後學鄭福照擗年譜甚詳茲不具云同治十二年八月宗誠識

節錄姚薑鵬先生論文語跋

桐城姚薑鵬先生博綜羣書不事著述凡讀經史子集百家之言皆精心校勘於上方糾繆正譌拾遺補闕從子愔抱先生嘗欲鈔輯爲一書未成以授先生曾孫石

集後編五

七

甫廉訪且告以編校義例欲少而精不欲多而蕪其語絕善廉訪後延余從兄植之先生爲校訂成書所謂援鵝堂筆記也余讀之尤喜其論文之言爲最精妙洵能發前人未宣之蘊同時方望溪侍郎劉海峯學博所論不能過也愔抱先生蓋深得其旨故能卓然成一家言因節錄爲一卷備翫味云先生名範官翰林院編修國史文苑傳以先生坵愔抱先生之後邑後學方宗誠識

節錄姚愔抱先生論詩文語跋

右愔抱先生論文粹語余從其尺牘文集中錄出之以時觀翫者蓋先生自幼習聞其世父薑鵬先生講授文

恣又嘗親見劉海峯先生得其論文之旨以上溯史漢八家及明歸氏桐城方氏之傳而高識邃學深造自得世之欲學文者不由是而進之譬猶行榛棘而棄康莊欲至國都不可得也故節錄其言以坳薑陽先生論文之後云同治十二年九月

節錄王憲思先生四書參注跋

涇澤王憲思先生名植康熙閒循吏名儒余曩讀其嘗試語及陳炎宗所爲先生傳洵可謂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也四書參注則其學問根本之所杜較孫夏峯鹿忠節之書尤爲正大精純蓋其學專宗洛閩故能擇精而語詳如此其解仁義性道諸條極爲通貫因節錄而編

集後編五

八

次之備研索云先生嘗輯有濂洛關閩二書正蒙初義皇極經世全書解又著有韻學權衡文集各種皆藏於家同治十三年夏六月

衛道編跋

右衛道編二卷三原劉九畹先生紹放簪首卷取范蔚宗西域傳贊宋景文李蔚傳贊朱子釋氏論讀大紀李安溪朱陸析疑以及先儒論佛氏之言辨王氏之說又自爲鬼神論神仙論以坳之所以闢異學也終之以論讀朱子書明所宗也二卷取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明道程子定性書伊川程子顏子所好何學論朱子齋居感興詩所以明正學也又自辨陳同父之非以坳之

懼異說之害正也每篇中皆有細注後復增以按語引伸而發揮之其言皆潔淨精微確乎體道而有得於心與剽襲陳言以衍說者不同蓋自國初陸清獻公講學黜辨之外未有如先生之窮源竟委純粹以精撥雲霧而豁蒼昊者也烏呼亦可謂醇儒也已先生生康雍之間乾隆時嘗舉博學宏詁科又舉經學一爲晉令大計上考移疾歸主講蘭山書院其書成於乾隆二十五年無刻本傳之者絕鮮孟縣和勉齋鈴以寫本因河內蔣一齋寄以示余讀之愛翫不己惜其傳鈔久體例不清因爲之分次第以便觀覽而去其注中引用未確者數條錄存之令一齋檢校其誤字以待有大力者槩之

集後編五

九

公諸世云光緒三年正月六日後學桐城方宗誠謹識

輯錄忠義節烈絕命詩文跋

余生平喜表章忠孝節烈事蹟而尤好誦其詩文以激厲遐懦之心同治初寓安慶應節相曾文正公命修兩江忠義錄每遇諸忠節絕命之書及臨危授命時致友與家人書未嘗不反覆而隕涕也常忠別輯爲一編於風教或有所裨同治九年秋天津知府張光藻以夷事赴荆部獄天下冤之至京師諸大臣寬其禁不令入荆部寓居逆旅待遣部議亦不淡以爲罪也遣戍黑龍江余往送其行兼爲合肥相國李公提督劉公餽兼金爲贖友人黃子壽編修招余居興勝寺因得俗浙江忠義

錄讀之其節烈之行多足感動人者而所載詩文亦往往不減采薇易水烏鵲諸歌辭寓中無事因鈔輯之他日歸當徧采各省忠義詩文以續其後光緒四年七月補識

節錄列子跋

管方望溪先生刪定管荀二子余嘗欲竊取其義以刪老莊列三書然以識解庸膚未敢遽自信也老子言道德其端固與聖人殊而其尚慈儉不爲天下先以功成身退爲天之道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莊列恣肆蔓衍辭氣與老子不類而實皆推闡老子之旨亦如孟子七篇文不與魯論同而實皆卽孔子之言發揮芻蕘之也其

集後編五

十

寓言取譬多足醒人之神智語多奇俛而理有至精讀者不以辭害意則善矣咸豐辛酉余自直隸旋里車中讀列子數周愴其不醕而又愛其通徹多可取者同治元年寓安慶乃節錄其不背於聖人者而翫味之老莊二書仍未之及然卽此推之其所當公與取固可以隅反矣往余嘗節錄陸象山先生遺書其白沙陽明諸儒書俱未暇及蓋亦此意也夫光緒四年七月

文章本原跋

古者道與文一就其理而言謂之道就其著於外而言謂之文無別有文章一事也史臣紀堯之德曰欽明文忠紀舜之德曰濬哲文明禹謨曰文命敷於四海孔子

傅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其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杜茲乎不曰道杜茲而曰文文之與道豈有二哉是故四教首曰文謂由文而進於行忠信也教弟子終曰文謂行有餘力則學文以輔其行也非以文別爲一事也及子貢傅孔子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斯言也文章性道歧而二之是子貢未明乎性道之時也若明於性道則性道文章一而已矣聞文章卽聞性道又何有得聞不得聞之分乎門人各就其所學而成之或德行或言語或政事或文學於是四科之目的是乃其學之偏未能渾然集大成目非聖教別有文學一門也文與道一而已矣後世學文者

集後編五

十一

多不知有道惟昌黎之文少陵之詩揆原六經故能獨立於千古然究止窮六經之文自至文與道爲一之理終未見焉況不及二子者乎咸豐四五年閒余避亂柏堂授長子培濬及諸生經閒以其文之妙指示一二以博其趣且使明夫道盛則言文無別非文於道之外也積久成文章本原三卷雖惟說尚書語孟而他可會通矣諸生傳寫久遂多流傳次子守彝取而刻於柏堂讀書筆記之中爰書其本末如此光緒五年七月

說詩章義跋

谷朱子論學詩大旨曰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閒審之言行樞

機之始烏呼學詩之道盡於此矣夫風雅頌比興賦體
裁雖殊要非深明其章句訓詁不能知其言之有敘非
善於諷詠涵濡不能知其言之有物孟子曰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然非素講明夫文
辭之沘驟亦不能以意逆志也吾師儀衛先生有昭昧
詹言一書詳論漢魏陶阮謝杜諸家詩法余以爲當進
揆源於四始六義同治光緒之間宰棗強爲兒子培蔭
說詩一部隨筆記之言甚淺近然於章句訓詁之中諷
詠涵濡之際非其有物有序之旨以養情性謹言行則
庶或有一得云光緒五年夏六月

讀思辨錄記疑跋

集後編五

十一

咎朱子辨雜學辨於司馬溫公大賢之書皆必剖析其
是非而毫不爲之假借非攻訐前儒也慮後世重其人
而誤從其言曰太倉陸桴亭先生思辨錄一書以大學
爲規橈正大精博實爲羅整庵張楊園陸清獻之亞雖
孫夏峯湯文正似皆不逮焉然其所論性理政治亦閒
有可疑者往者霍山吳竹如先生嘗辨正數十條載於
拙修集中湘鄉劉霞仙中丞亦著一書以記其所疑皆
至精粹光緒二年余宰棗強奉旨以先生從祀孔子
廟庭因復假得先生全書讀之閒亦竊拊已意於所疑
各條之後以質後之君子知者當亦諒余心焉五年六
月宗誠識

吳竹如先生年譜跋

余少有意問學卽聞霍山吳竹如先生之爲人心竊嚮慕之其後授經先生山東直隸官舍日親其德讀其書見其言行政事氣象威儀與其親故游處取久又得間其季友恬退之至性學問師友之淵源出處進退兼禮守義之大節深識遠諱忠言至計事君之誠仁民之篤啓牖後進之勤以及學術之正守道之堅克己之密待物之恕無不知之眞而見之悉也旣嘗爲編訂其書曰拙修集者十卷先生旣卒復彙輯其生平事言爲年譜云光緒元年冬十二月桐城方宗誠識

柏堂集後編卷第六

書後二

節錄許玉峯先生集跋

宗誠幼承庭訓知爲人以孝悌忠信儉慈爲本力學勤業爲務然家貧無書僻處鄉隅又乏師友足以攷道問業年十六於董氏學舍中見一先生布衣幅巾沈靜木訥坐立言動模範別於他師心竊嚮之問其門人知爲玉峯許先生也遂依依不忍去左右逾時見凡上一冊敬閱之乃先生所著正志正學二錄益愛翫不能已固請假歸鈔而好之於是始知有志於學先生生平不言而躬行闇然不非人知人亦無有知先生者先生見宗

集後編六

一

誠有嚮學意因誘而進之遂以所藏小學近思錄程子朱子薛文清書史鑑韓歐曾王諸家之文賜余讀之閒又示以所爲詩古文及所纂經史子集格言懿行於是乃少知爲學之途轍先生對他人多沈默惟宗誠至則終日言亶亶不倦宗誠亦喜問難先生因令以讀書所得所疑日記之或爲論說書記以發抒心之所欲言每以質於先生先生靡不批隙導窾竭兩端而告之也宗誠之知窮經攷史徧觀儒先之書而以朱子爲宗又慕效史漢八家文體而不喜爲空言必以義理爲歸實用爲主皆先生所啟發也宗誠以先大夫命奉先生爲師先生初不許久之乃受拜先生沒後宗誠與先生甥劉

元佐輯錄遺書友人文鍾甫戴籽莊馬命之爲棗行後
燬於兵燹同治五年宗誠復校棗於安慶今總輯生平
師友遺書因取先生二錄并節錄訓語冠於是編之首
俾後之人知宗誠淺學淵源之所漸云光緒三年正月
五日宗誠識於棗強官舍

節錄植之先生遺書跋

吾家世業農自高祖竹圃府君以儒起家延賢師教子
以正學嗣後伯曾祖待廬先生洎吾曾祖振川府君皆
以篤行好古聞於時而待廬先生尤淹雅善爲古文辭
門人姚鼐爲墓誌所稱論學宗朱子者也植之先生爲
待廬先生曾孫纘承家學而益擴大之文章著述流播

集後編六

二

海內皆足以正人心維世教宗誠初入塾時先生游粵
東不獲常從之遊迨歸里家居不出年將七十矣聞宗
誠先從玉峯許先生有志於學召而教之自是得侍先
生十二年時爲辨別程朱所以爲孔孟正傳陸王陳之
所以異高顧劉孫之所以爲和同黃顧閻毛之所以爲
雜駁又以其所著大意尊聞示宗誠曰此窮理致知之
實功克己守身之切務而亦處世接物用世之良規也
且命爲校之宗誠刪節數條先生深以爲善因是得讀
先生全書先生沒後遭兵亂書之已棗者盡燬宗誠爲
重校詩文集遺書及漢學商兌書林揚鱗合肥李相國
盱眙吳尚書爲次第棗行而大意尊聞數種尤切於日

用宗誠既校棗於安慶今編輯師友遺書復取而節錄之以第於許先生之後先生之言非一家之言也而宗誠之編錄於此者則以誌家學之所自云光緒三年正月五日宗誠識

節錄蘇厚子徵君遜敏錄跋

右遜敏錄四卷吾友蘇厚子徵君惇元著其子莊棗於江西余既嘗為之叙矣今輯錄師友遺書因節錄為一卷徵君所著有張楊園先生年譜前已棗行同治閒錢塘丁松生大令復棗於浙永康應敏齋方伯又附棗於楊園全集之首其方望溪先生年譜戴孖莊季廉附棗於望溪全集之末四禮從宐徵君杜時亦已棗行皆

集後編六

三

有關世教之書也惟欽齋札記燬於兵燹文集詩集尺牘俱藏於家光緒二年五月宗誠識

節錄方魯生上舍毋不敬齋全書跋

右節錄毋不敬齋全書數卷吾友方魯生先生所著也先生初名士超後更名潛字碩孖與余俱本徽州方氏而杜桐城不同族少窮困習學子業有警性剛直慕漢汲黯嘗思得志於時必效其為人所為文似黃忠節應南北鄉試十薦而不售專以教讀為生年三十餘與友人張瑞階泰來交取篤始相勵為性命之學窮大學中庸之旨先生尤好翫易著易義數十卷已而盡焚棄之性有元悟博學無所不窺於周秦以來子家儒者之言

皆究極其旨趣佛經道藏亦皆博覽遐搜窮高而極深
撥元而索隱而不純宗孔孟程朱以立言桐城陷避入
山中著心述及心述餘數篇自以爲獨啟聖賢之祕鑰
矣後游山東適霍山吳公爲布政使先生以書就正吳
公與論難數往復乃大說服復著性述及性述餘數篇
又自以爲大棄其舊學矣取後從吳公居京師見倭文
端公復與講論學日進四川學使延至蜀襄校文事一
年歸自訂所著爲毋不敬齋全書旣成而卒年六十有
四同治七年也蓋先生之學始以心爲宗繼以性爲宗
又繼則以心性合一爲宗吳公倭公皆稱其心精力果
而猶惜其未能盡洗舊習也然先生少靡師承讀古人

集後編六

四

之書奮志興起窮忠力索以非爲希聖希天之學雖至
窮極困亂離顛沛而終不爲俗學之所遷移亦可謂異
士矣余少於先生十歲初不相知自玉峯先生歸後乃
日就先生攷道問業先生視余如弟切劘甚篤余閒與
先生論學不合致書反復辨難而中心契洽甚深始余
從玉峯許先生植之先生游繼得交蘇厚子徵君及先
生則介杜師友之閒徵君爲學專篤不苟近於古之狷
先生則近於古之狂善講說能啟發人又好直言人過
自先生沒友朋閒無復有以直言糾余者矣今編師友
遺書因取先生集節錄之以次於許方蘇三先生之後
云光緒三年春正月五日

節錄姚石甫廉訪識小錄跋

識小錄康輜紀行桐城姚石甫廉訪著先生爲學以惛抱先生所論義理攷證文章三者爲宗而尤究心於經世之略自少嚮慕賈生王文成之爲人重氣節敦信義詩文撰述英爽磊落有古烈丈夫之風然先生氣高當世而心降於卑幼好賢說士喜獎誘人才道光閒英夷犯順先生以臺灣道擊陷其舟獲其函和議成先生因得罪出荆部降官知州歸桐入蜀余始獲謁見先生跋余文所以敦勸期望之者甚厚杜蜀數年歸以康輜紀行稟本示余余校訂十餘條先生不以爲妄也悉削去之未幾 文宗卽位以先生與林文忠公盡忠盡力

集後編六

五

爲時相所蔽 手詔罷時相旋起用文忠及先生治軍粵西時文忠公已道歿先生年亦衰然應詔卽行不以爲難也馬命之者先生故人子也性質直偶聞先生一言之失上書切論之次日先生延諸故人飲卽陳其書座上諸故人皆竊議命之言過當夫卑幼禮先生獨大賞贊之越日命之復盡意極言先生益盛稱之不公道以爲此子英氣非恆人也其後命之果殉家國之難先生杜粵西論軍事獨與武壯公鄔都統相契合時江忠烈公忠源以縣令從軍年最少先生獨異之以爲英才君子也其後二公果立大節爲世所推蓋先生讀書善知人論世不爲迂腐無用之學其生平說經攷史皆本

諸閱歷險艱體驗有得之言非徒如文人之故爲新解
奇論也余爲先生校康輜紀行時先生年六十餘余年
未及三十今編師友遺書因節錄此書及識小錄中數
十則以備觀覽距先生卒已二十餘年余年亦逾六十
矣德之不建言之無文負先生昔日之獎誘也傷哉光
緒四年七月宗誠謹識

節錄邵位西員外忱行錄跋

右忱行錄一卷吾友仁和邵位西員外官樞垣時討論
經籍及論文書事所記者余之知位西因蘇厚子徵君
位西知余因戴孖莊喬頌南故常通書論學其書今載
位西遺文中也位西殉節後遺書散佚余以所藏位西

集後編六

六

古文編次之後刻於淮上錢塘丁松生亂後搜非古書
於上海得位西此錄手彙乃屬位西友人高伯平張銘
齋爲審擇九十餘條說大學者居多采於杭州伯平以
贈余翫味久之淡服其精正惟嫌其按日記前後編輯
無甚倫類閒猶有支碎者因復加抉擇易其次第而編
校之體用兼賅多前儒所未發其言爲學次第皆有塗
轍可循所論家國天下之道則感觸時艱有慨乎其言
之也惜乎其他論文論事諸條以及所著尚書通論不
獲見矣悲夫光緒二年十月宗誠識

節錄唐魯泉大令筆記跋

右句容唐魯泉明府筆記余旣爲其門人甘愚亭編輯

之以榮於金陵且書其後而明府政蹟節烈余已爲之傳又纂集一時名人傳跋附刻集中所以表揚之者至矣憶明府宰桐城時與吾師植之先生取相善外此則馬元伯員外馬公實通判吾友蘇厚子文鍾甫兩徵士戴孖莊季廉馬命之明經其門下士則江貽之學博甘愚亭刺史取所識拔大都砥行立名之士也今則惟愚亭孖而年已近七十矣余謬爲明府所知歲月易逝德業不修今輯師友遺書因節錄明府筆記中取切要者二十一則以供翫索猶彷彿當日親其色笑而聽其議論之篤實也明府宰祁門時與余書甚夥亂後皆不孖矣愴哉光緒四年八月宗誠識

集後編六

七

節錄吳竹如侍郎拙修集跋

余少卽聞霍山吳竹如先生正學清德爲時所推咸豐七年先生布政山東時余避亂窮山致書先生問學先生復書極相洽且招余往九年春二月至山東爲課二孫其冬先生降調直臬復偕至保定按察使署因得就先生觀摩者二年先生爲學以朱子爲宗而於理氣心性佛老陸王似是而非之閒明辨以晰毫髮無所假借然寬厚簡重恭默寡言亦不以著述立名惟友朋後進中有來問學者始爲剖析其疑似終必歸諸實體躬行不喜爲空言也生平以辨義利爲大介出處進退當官應職皆守朱子論是非不計利害二語以爲準程自壯

至老嗜學無倦余見其杜官時每日黎明起至三鼓不離書室事至則應不稍留滯應已復執書史潛翫之事至復應其於仕學通貫爲一雖案牘紛煩賓僚冗雜而神閒氣定鎮靜從容若超然事爲之外者終年不見有疾言遽色詢之所親蓋終身然也事有拂逆務反非諸身凡百盡分不非人知潔廉而不以爲名仁厚而不以爲德仁和邵位西員外湘鄉曾文正公皆以爲生平師友徧天下未見有如先生之德之粹者也其居官務持大體而不喜苛細其論政必以端本爲先

文宗

文宗爲之動容

穆宗朝金陵告捷上疏請益加做懼

詔嘉納之畱

集後編六

八

弘德殿以備觀覽同治五年年七十餘始乞歸先生外官監司攝巡撫內官卿貳數十年告歸之日故里無田廬足以資生流寓山東之諸城余特往謁之見先生賃艸舍以居日食菽粟而安之如素履也山東江蘇安徽各巡撫延主書院講席不宥往鄉湘合肥兩相國延至金陵餽金不受欲爲置田廬亦不敢言請寓居空書院中仍日讀書攻道而已諸大府及海內嚮學之士皆相就請益先生不立講學名惟因事論事隨所問而告之薰德者誠服聞言者心醉寓金陵數年同治十二年卒年八十一歲時曾文正公已先歿一年矣先生卒後直隸山東士民皆請奏祀名宦祠六安霍山士民亦請入

祀鄉賢祠先生生平不著書其劄記書牘皆躬行心得之言然不孛橐隨手散佚余客臬署時始按羅編次爲十卷嗣後先生因隨所得而綴入之暇後寓金陵復自審訂涂朗軒中丞官上海道時爲棗於金陵書局余從先生問學取久先生寓金陵余猶時時往就之迨茲仕直隸始與先生別今編師友遺書因取先生集節錄其取切於己者以備觀翫而敘先生學行大略於此其詳見年譜神道碑茲不具焉光緒四年八月五日宗誠謹識

節錄宗滌樓觀察榆巢劄記跋

咸豐九年余館山東布政使吳公署中日相與講學者

集後編六

九

有霍山吳雋士六安涂朗軒南陵何子永皆久居吳公門下其以書相論難者則方魯生先生時主膠州講席亦吳公所陶成也時會稽宗滌樓先生爲運河道先生中朝耆儒出官於外年已六十餘矣樂善篤篤學終日不倦喜爲古文辭其文簡潔澹宕無矜才使氣之習讀之知其學養之淡純也余與先生不相識先生一日於姚紹泉司馬所見余文致書來訂交其明年余長子培濬館濟甯余命以先生爲師先生敦勸之甚至未幾培濬病卒於濟甯余時館直隸臬署不得耗賴先生與紹泉視殯斂焉繼又以先生力得歸骨於皖有始終之義先生悼培濬年少篤好古學而早夭爲作辭哀之今載集

中十一年正月余自直隸將反皖過濟甯始與先生相見先生雖篤老神明清健不衰問其近學何如則日體翫四子書著有四書體味鋒余間而心欽之歎其年愈老而學愈篤切也同治五年夏余從曾文正公至濟甯見先生年七十餘嗜學好古精爽仍如昔時文正公亦敬異之余居濟甯兩月歸先生亦亦官返里逾數年卒年八十矣卒後會稽士民呈請入祀鄉賢祠先生爲學以和同朱王爲宗所著有恥躬齋詩文集已彙行今節錄其中切要者數則以備觀感四書體味鋒則不知其好亾矣光緒四年八月宗誠識

編校李文清公遺文跋

集後編六

十

右河內李文清公奏疏三首書說一首蓋同治初元奉特旨召用時所上敍四首則公道光閒爲廣東學政咸豐間主講河朔書院所爲也公之學以孫夏峯爲宗務躬行心得不事空言生平日錄最多奏疏書說雜文亦不止此數篇乃公門人蔣榛田致淑先後訪余棗強以示余者惜乎不得見公之全集也然觀三疏一說公之盡忠謀國浹識治體已略可概見讀四敍則公之學問淵源所以修己教人者亦可以攷其本末矣倭文端公臚陳豫省情形疏上議政王書亦與公商榷爲之者其所爲公墓誌銘雖以公之立朝政績宜載國史於汰不宜詳然美盛德之形容誦其言固可令人心嚮往

之也故以埶於此編宗誠生平未獲與公接見而心契甚深咸豐十一年余客豫撫嚴公幕中時公主講河朔余致書問學竝以所著俟命錄大學說及雜文就正於公復教曰接手書反覆讀之如侍左右棠階雖屢知向學實未有得先生殷殷下問若無若虛懇款不已若以棠階爲與間乎道者而不知其中無所有也連日快讀大箸數種忠孝之思任恤之誼論學之平允任道之真切藹然流溢於楮墨閒尤難者流離困頓之中無一日廢學所謂載德與功與古之立言者相頡頏所關於世教甚鉅誠非苟作此自由躬行心得發而爲言然更著一鞭尤願嚴辦乎隱微欺慊之幾以力達於人倫庶物

之際步步踏實必至內省不疚猶戰戰兢兢不敢自足方爲無負所言至論事慷慨激烈雖義憤所蘊不能自己然於聖賢之氣象有不相似者毋乃向來躁急之氣質猶有未盡化者邪涵蒼淡沈潛不貲之身以待將來之用則棠階所望之大規之切者也嗟乎世風靡靡未有所底先生獨奮然自拔於流俗之外趨向正志力堅確然與古聖賢爲徒從此勉勉不懈必能大成守先待後以任斯道之傳微先生其誰與歸棠階老矣因循作輟學不加進而讀先生之書亦不覺眉色飛舞神與俱振猶欲策風燭之末光以追隨於後倘天假之年稍有進益則所獲於先生者豈淺鮮哉又書楹聯贈余曰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行不得皆反非諸己竝爲一跋以致勸焉

今上登極余爲嚴公州疏舉賢首及公公奉特旨召用時中外仰望風采不啻司馬文正公之入

朝也公與余書曰受恩愈重報稱愈難不惟無德以堪之竝恐無此福分以受之卽恐懼修省不敢不勉而職分難盡工夫不實上無以答吾君下無以對斯民中無以對朋友愛我如先生其將何以教之也余有所知因條舉以對公多采取行之夫以中朝碩望海內大儒而誠篤溫恭至於如此不足見公之學養哉愴乎輔政不滿四年生平所學尚未盡展於世遽夢於位朝野傷之公旣夢倭公道益孤未數年亦夢矣公與文端公及霍山吳公皆近時名臣天下僞爲三大賢余皆得親其教益公夢之明年吳公告病回里寓居金陵越數年亦夢因讀公遺文不盡愴然感也同治十三年春三月後學桐城方宗誠識

集後編六

十三

節錄蘇菊邨明經省身錄跋

咸豐十一年春余應胡文忠曾文正二公之聘自直隸返皖道開封阻於賊遂爲嚴渭春中丞雷司章奏因以訪羊中州一時賢才時太康李又哲明經授經城中重節義能文章究心經世之略余間往與訂交日夕相講論由是得盡知中州之有學者而學行之士亦多願與余交西塾子絢齋太康張性淵皆不遠數百里相就

講問所業河內李文清公內鄉王子涵觀察陳州知府
祝爽亭太守皆以書札往復相切磋鄩陵蘇菊邨黜經
又哲石友也好讀朱子薛文清之書篤學守道孝義卓
然所著大學臆說省身錄鄩陵文獻志文集書札皆因
又哲非正於余余所刪訂無一不虛衷以納之也然終
未得相見嗣後余隨嚴公之湖北又應曾文正公召反
安慶客金陵取後奉 旨至直隸十餘年中菊邨猶時
通書相問難也於呼其亦可謂好學也已菊邨事節母
孝頃刻不離左右故無宦情母卒學使景公舉菊邨及
又哲綱齋之賢 詔俱以訓導用使培養士子菊邨獨
因多病不能就同治十年卒年六十有二菊邨學行見

集後編六

三

余所爲傳及諸書敘中茲節錄省身錄中論學取切者
以附於師友遺書之列每披讀之如與菊邨相晤對云
光緒四年八月七日宗誠謹識

節錄王子涵觀察閣修記跋

右閣修記四卷內鄉王子涵觀察著觀察名檢心道光
閒舉人初爲縣令江南仁心惠澤傳頌到今後以道員
需次直隸與上官不合遂見幾而公家居教授闈然不
非人知同治初大臣有薦賢者以觀察名與 詔入都
觀察故與倭文端公李文清公吳竹如侍郎講學相友
善及是復相聚京師重講舊聞抗論天下大政諸公皆
欲觀察仕以足疾不能觀 天子居數月醫治未痊

遂歸里不出。余客山東，時間竹如先生道其賢。咸豐辛酉，客河南嚴渭春中丞，論中州碩學清節，必推李文清。及觀察爲首，余心慕之。奉書問學，以俟命錄及諸文質正焉。觀察賜書極相契，以所撰著數種貽余。此記其一也。余讀之，澁有得於心。雖論學兼宗陸王，而實歸於程朱之正。所言存養省察之功，親切篤實，不馳騫於高遠。論臨政治民之道，主於德禮教養，而不雜於功利不專於政刑。蓋皆由躬行體察而著之於書，固與夫構擬揣摩以爲言者異也。惟於陸王論心性語，不能割棄。往往牽強以爲之說，又其所記稍失之繁重複寬泛之病亦間有之。每欲爲刪節，因循未果。今官棗強政事餘暇，因

集後編六

十四

取而節錄之，備翫味。云光緒二年五月，桐城方宗誠識。

節錄曾文正公遺書跋

咸豐九年，余館霍山吳公山東藩署。時鄉湘曾文正公治師江表，函屬吳公命余往。余以不諳兵事謝之。次年公將圖安慶，余感公諒，又以桑梓之邦不容默上書言。前人敗壞之由，不固守收復之地，而但務進取爲不可。內陳善後八條，且以避亂山中時所著俟命錄質正公。公復書，餽贖促歸。里余又辭謝之，未幾益陽胡文忠公亦以書促余。反十一年正月，乃啟行至開封，阻賊遂留。客豫撫嚴公幕中。同治元年，嚴公聘至湖北，遂謁公安。慶公畱居一月，遣師船送還武昌。及冬，復召余。明年春

乃歸安慶由是從公暇久四五日必一見見則暢論極
談或畱與對飯直如弟子侍先生函丈中不知其爲達
官偉人也金陵旣復公移節金陵余往必畱居幕府不
授以事終日讀書談藝而已或時問余近見有人才否
對以見某某則甚喜退則往往召而用之公奉命剿
撫駐徐州召余余未及行公移師濟甯余遂謁公濟甯
居兩月從至清江公移節周家口始別去公鎮靜從容
喜怒不形於色所部師告大捷見公不問亦不言卽有
敗失不問之言亦不及如置身事外也者但默運籌策
於中而已終日黎明起治文書接僚屬事事躬親處分
無壅而客至笑語問及家人瑣屑閑暇如無事人讀書

集後編六

五

屬文作擘窠大書仍日不閒舟車行陳之間亦然杜安
慶時見其日誦毛詩常曰余於詩諷咏而已其不可解
者不强解也又曰余於孟子子路人告之有過一章日
必三復之焉杜濟甯舟中見其日讀禮記雖盛暑不廢
嘗言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
於仁外之莫急於禮又言先王之道所爲修己治人經
緯萬端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故平生於文獻通攷
五禮通攷尤所服膺其論學術於程朱陸王以及近代
漢學攷證家言皆務持平博綜兼收而不失之雜特立
一宗而不失之偏嘗謂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
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

止其於文章則以姚愔抱氏義理攷證書章二者兼至
爲程而要以心術正大潔白爲本公自周家口反金陵
余與武昌張裕釗讀書幕中一日公指心謂余二人曰
此中不光朙不足以言文事也公口不言功伐治軍時
言者或劾公公曾無一言之辨謂余曰言路不可塞言
官之氣不可沮也凡進言於公者皆容納之或行或不
行曾不形於言余從公久所進言多切直近迂腐公無
不優禮答之取後辨天津民教相爭事外人多咎公余
上書尤切公復書深用自疚移節金陵後致余書猶引
爲愧怍曾不以余爲不曉事而其所以審時度執操心
慮患之隱忠君謀國之誠與其所以維持補救之方使

集後編六

去

天下冥然無事者終無一語自白也公生平不爲高論
專以勤廉敬恕自治亦以此教僚吏溫溫然如老諸生
不面折人過或以書進規或令他人轉告之雖於子弟
門人皆然余初見公安慶將反鄂公擗楹聯以斂氣宏
學識爲訓石埭貢生楊德亨公與爲布衣交問公方某
何如公曰論語誥者三友三樂好之有其五所少者樂
節禮樂曰又曰衛武公切磋琢磨瑟僩赫喧好之赫喧
而未能瑟僩是其所友致力者余聞而深警之何其訓
言之朙切而淡至也始公召余欲官之以知縣疏畱江
蘇余上書辭謝公亦不强及公督直隸 陛見奉 命
奏調人才公遂疏調京曹一人江南舊僚吏七人而以

余名與奉 旨發往直隸余又上書辭謝公不許使人致兼金促備行裝不得已遂來謁公保定繼復召至天津公回江南 陛見從公入都請隨公歸江南不許由是遂與公永別矣公生平不著書所爲文自以不僞意戒子無榮夢後余爲李公編次之列於京師嗣後江南湖南俱有刻本東湖王定安編其讀書所記者爲十卷皆非公意也嗟乎公之德如諸葛韓范而學問文章則過之文不亞歐曾王而勲業則歐曾王所不逮博學如杜馬而洞澈大原又杜馬之所不能也然公自視若無有德行勲業文學時歉然以爲一無所成孜孜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至老死而不休是尤人所不可及者夫今

集後編六

七

編師友遺書因節錄讀書日記文集申數則以時觀翫公公之薨已八年矣感公知遇陶成之德因誌其願末於此云光緒四年中秋前二日宗誠謹識

節錄萬清軒處士雜著跋

往讀邸鈔見鄂撫胡文忠公舉隱逸疏盛稱興國布衣萬清軒斛泉之學行心甚異之客河南詢嚴渭春中丞亦亟稱其賢浹以不得與交爲憾及隨中丞至湖北居武昌節署所相與講論者則有開縣李雨亭宗義金陵汪梅邨士鐸雨亭恬淡寡欲篤於仁孝梅邨博學敦行精於輿圖二君雖不講宋儒性理之學而其篤信自守則皆近於有宋君子之行誼也先是湘鄉李肅毅公代

文忠爲湖北巡撫素知清軒賢延主武昌書院未至嚴
公代李公亦延致之余因是得與清軒往返論學者一
年清軒爲學確宗朱子以居敬窮理爲程尤以小學三
禮爲立身治世之本自少不非間達家貧惟以隱居教
授爲生道光閒湖北學使龍公杜公漢陽知府趙公聞
其行特勅崇正書院於漢陽延清軒以小學訓士亂後
避居淡山日食不給而手鈔經史儒先書數十百卷端
楷無一畫苟賊日往來山中清軒危坐讀書自若賊亦
異之不爲害也顛沛流離之中造次必中於禮烏呼是
可知清軒之所養矣胡文忠公撫鄂時與清軒初未相
見既舉其賢復延致戎幕中李肅毅公亦延致戎幕中

欲薦以官不受令主黃州書院清軒以黃州書院因亂
久廢不欲素餐尸職也辭謝之至是始來武昌清軒爲
人介而和雖確守程朱而於名物訓詁制度皆必博攷
而精覈雨亭梅邨學不同而與清軒亦皆契合無所閒
是年九日望江倪豹岑文蔚邀清軒雨亭梅邨及余五
人者相與登黃鶴樓謁胡文忠祠煮茗相對意氣融融
相得也然是時士子沒溺於俗學久少相從問學者清
軒不安其食而太明年余亦返皖矣久之上海道應公
聘主講龍門書院清軒亦不樂就而歸應公布政江蘇
復延致書局爲校棻張楊園先生全書余以曾文正公
碎往直隸應公招過蘇州因得與清軒繼見蓋別已八

年矣獨山算子德時亦客蘇州邀余及清軒吳縣吳清卿王樸臣同飲於書局見清軒神明不衰而鬚鬢已大半白今別又十年子德已亾未知清軒之存否爰取清軒平日雜記及諸與人書節錄之官暇披閱如與清軒相講論也光緒四年八月宗誠識

節錄汪省吾司馬讀史卮言跋

同治壬戌余客武昌節署交樸學之士三江甯汪梅邨長於史志地理與國萬清軒確守宋賢義理之訓武昌張廉卿篤嗜司馬韓歐王之文學不同而其立心制行皆君子也時又間有宿松學人汪君省吾宰松滋有惠政愔未得見其夏君來省垣亦未獲與之交一日君於

集後編六

九

友人所見余文攜歸數日投刺來訪且以其所著質於余其言曰吾始間先生善古文以爲文人自何必非與之交繼聞先生非徒能古文蓋毅然有志經世之用心竊嚮之然猶謂可遲遲其來也今見先生書始自信得先生之淡而惺來見先生之晚因是時往來問學契合無所閒凡余所爲經說皆手自校訂君之書余所獻替者無不以為當於心也未半載而君病卒年六十餘矣卒之日猶屬其子再請余審訂其遺書爲誌其墓君爲人體癯而神清貌恭而言粹自幼卽爲存心養性之學常抱濟人利物之志而不喜爲空談性命之言居鄉杜官能令人薰其德而良善益陽胡文忠公聞其賢辟至

湖北授以官果異於衆人卒後一年松滋士庶請入名宦祠所著書曰讀史卮言歷代節義錄實能以聖賢義理折衷至當有裨於學術治道今君卒已十餘年余嘗欲助君子刻遺書未果因復節錄之以均於師友諸書之次云光緒五年正月六日

節錄陳心泉觀察遺書跋

同治元年春余自鄂反皖時聞陳公心泉守安慶先是公以御史出守江西節相曾公克復安慶知公賢特奏調公來撫殘黎公整躬率屬教士卹民諸廢具興擢安廬滁和兵備道剔姦潤枯所澤益廣其後以不得於巡撫喬公忝位吏民謳思悵不再見此忠信之長慈惠之

集後編六

三

師也然公處之夷然神益怡氣益靜閒居期年學蒼益深今節相李公疏稱其賢令襄助剿撫北方功成入覲簡放湖北督糧道未二年卒初公杜京師時聞邵武陽湘筠員外言余至皖遂以賚下賤與余及石埭楊仲乾論學爲忘形交公之學兼宗陸王而以程朱爲歸以孔孟所言忠恕孝弟爲本不爲高論而期於躬行研究經訓皆有浚造自得之趣嘗以贈公楓階先生訓語屬余爲敘又以薺性齋經訓書禮二種及易理蒙訓雜著質於余余閒貢所疑公未嘗不心契也公名濬中道光丁未科進士官翰林時從倭文端公問學改御史敢言居外任不競能名而遇事循理盡職操守廉潔純乎儒者

氣象也安慶克復後曾公爲總督馬公新貽何公璟張公兆棟相繼爲布政使李公文森爲按察使公爲道府吏治烝烝皆謹守曾公忒度遺民得休養生息者數年及諸公遠仕猶賴公撐拄其閒姦弊未興公去而蠹政日滋矣編公遺文不禁慨然流涕云光緒二年冬十一月

節錄楊仲乾明經遺書跋

同治二年春余自武昌歸安慶節相曾文正公開幕府於行臺敬禮賢士凡士之有節行道藝者無不容納之如巨海之下百川而四方士之來歸者日不絕亦幾如百川之赴海也常謂余曰石埭多君子子識之乎楊樸

集後編六

三

庵摘藻陳虎臣艾楊仲乾德亨皆是也又以余名語三君因是得與三君子交樸庵虎臣不講學而躬行仲乾則喜接引後進與人言疊疊不倦始篤好陽明之書繼讀李二曲言略知其非遂參觀程朱之說其爲人也好善故亦時以爲善誘人常十數上書節相言兵民利病而不非祥仕其心浩浩然隱以師道自任也余以湘鄉羅忠節公霍山吳竹如侍郎長白倭文端公書俾之讀乃恍然自失曰學問正宗杜是矣未幾竹如先生假歸寓金陵君乃挈家之金陵卜鄰竹如先生左右時就請業每得一言必終日尋思示以書則反復潛翫盡棄前所學而學也時君年六十餘矣恂恂然如童子之從師

尊所聞行所知如遠游者之得所依歸文正公嘗稱其有移山之志馮河之勇雖橫渠之撤皋比不能過也君性篤而貌恭其氣粹然其言藹然造次顛沛之中猶自刻苦以仁其三族曾文正公薨後竹如先生卒君始移居蕪湖逾二年卒年七十有一所著書藏於家余往嘗爲君校訂諸書君曰是不足好也今編次師友遺書因節錄之於此云光緒五年正月六日

節錄郭遠堂中丞廖言跋

右廖言一卷侯官郭遠堂中丞所著也同治二年余寓安慶時金陵蘇州未克復公以蘇松糧道居安徽爲節相曾公理營務與余相知一日因其年家子徐生

見余文極稱道之以爲所言皆切於當世之務而可見諸施行要其立言大旨則一以理道爲宗如大河之水之託始於崑崙都崙而挾千七百一川以東注也如艸木之萌而葉葉而萼萼而實其元氣未嘗不稟乎本根也韓子云氣盛言矜吾以爲非專恃氣也有理以爲之帥也遂跋諸文尾枉駕過余納交由是論學極相得余每索讀所著深祕固拒不以示也同治六年秋余游西湖過蘇州時公爲江蘇巡撫延余與獨山算子德燕飲一日子德與余皆以薦舉知縣江蘇雖不爲官然固公屬吏也公送迎必至堂下施以大賓之禮且以所著詩文經說見示公詩文皆儒家言而廖言一冊則由體驗

身心閱歷事故而得者於修身處世之道尤爲深切著明與明儒呂氏呻吟語頗相類今編師友遺書因節取之以爲涉世之助云公名柏蔭由翰林出爲甘肅鞏秦階道仕終湖北巡撫光緒二年冬十一月

節錄竇蘭泉侍御銖寸錄跋

右銖寸錄四卷同治三年春竇蘭泉先生過安慶以貽余者今節錄爲二卷用備省覽先生雲南羅平人名埤道光乙酉拔貢中本省鄉試第一名舉人己丑成進士官吏部主事擢郎中改官御史時長沙唐鏡海太常講明程朱之學長白倭文端公霍山吳竹如侍郎湘鄉曾文正公師宗何文貞公皆官京師先生相與友善俱時

集後編六

三

從唐先生講學問業切磋道義先生之學以集義爲宗篤實力行自一言一動以及一念之微必嚴於理欲之辨小而應事接物大而患難死生必講非一至當之義嘗謂棄富貴而就貧賤不難處之不失其道爲難死生難必非合於義爲難其官吏部日掇剔部中弊端守正不苟胥吏不能欺官御史時適值 宣宗成皇帝賓

天 文宗踐祚先生首上疏劾首輔及前辦夷事誤

國數大臣而薦林文忠公之賢旋以繼母老告養歸里

一日 文宗赫然震怒手詔數輔臣誤國之罪褫其

職起用林公及一時正人并貶斥數大臣中外說服先生實啟之也家居養親著書講學數年繼母喪服闋不

起回匪反

上命爲副團練使巡撫議撫回回要素

省城正街巡撫與之先生不可遂劾以激烈褫職先生因挈家避地蜀中尋奉 旨以先生守雲南城有功復

原官

穆宗卽位河南巡撫嚴公舉中外賢臣杜籍

者二十人以先生與 召入都是時天下寇亂未靖先

生子方數齡流寓蜀中先生曰此何時也

沖主杜

位敢自念幼子乎於是自蜀沿楚鄂下皖吳徧觀江淮形勢利弊訪將吏賢能詎聞閭疾苦凡大政事當興革者數十端作文以備入覲之顧問蓋毅然欲大有爲也及入都大臣無爲 上言先生之賢者 召見以知

府發往貴州差遣先生年六十餘矣受 命卽行至賢

集後編六

五

州一月而卒先是先生過安慶時金陵猶未復曾文正公爲總督駐節安徽淡知先生賢欲疏畱其襄助又念先生奉 召入都 上必將大用之義不敢畱也後

乃大悔淡愔之先生過安慶時文正公畱居幕府與余

及楊仲乾輩講學一月先生又邀余同舟至金陵觀水

陸諸軍進攻形勢同居曾沅浦中丞幕中往返月餘講

論極樂見先生胷中浩然豁達無滯礙未朶而興終日

讀書作字議論偉然精神煥發不謂別太竟不獲繼見

先生杜蜀所著尚有讀小學一書是錄蓋杜滇所著感

激時艱立論閒有偏宕而揆蹟抉微實多痛切之言故

節錄之以爲學修之助云光緒二年夏四月

節錄夏弢甫學正述朱質疑跋

當塗夏弢甫先生皖以南碩儒也爲婺源學官與余初不相間同治二年余從友人所讀其景紫堂全書始知先生之學兼綜漢宋長於詩禮二經而尤深於朱子之書義理訓詁名物制度說文小學皆能博攷精研深造自得所著檀弓辨誣述朱質疑尤有功於聖門惟檀弓乃禮記篇名非檀弓所記也歸獄檀弓爲小誤因致書質正先生見余說則大喜復書受過補刻余書於卷首以正書名之非時先生年七十餘虛懷如此可師也已嗣後與余爲忘年交每有所著不遠數百里函命商榷余爲更一字則又大喜余宰聚強先生年八十餘矣相

集後編六

三

隔二千餘里猶時時以手書問學且託以身後之傳余復書以年老不宐著書但時取四子書并朱子集注默識而涵泳之可以養心亦可以養德傳乃後人之任非先生所宐繫念也先生淡以爲然因是日翫易大象箸有易君子以鋒先生之學可謂由博而反約矣湘陰左節相治軍婺源時取重先生學行疏請加四品銜擢潁州府教授吏部侍郎胡公肇智先生門人也以 聖諭十六條增律易解檀弓辨誣述朱質疑三書進呈

穆宗毅皇帝以先生耆年篤學不倦降詔褒嘉命武英殿彙列頒發天下榮之而先生益不自慊拊楹聯云道脈守紫陽僅能管窺弗能躬行而今已矣書函呈黼座

襄以篤學勵以不倦得無愧乎烏呼卽是可知先生之
所得矣余往年勸先生自擀年譜已成惜未得見故不
能爲先生傳今編師友遺書取述朱質疑節錄之以備
觀翫光緒四年秋中前一日宗誠謹識

節錄單伯平學博經說跋

自胡文忠公薦舉隱逸萬斛泉以崇風教於是各省巡
撫督學諸臣往往有以篤學之士上聞者高密單伯平
先生自少明經修行爲棲霞學官數十年僻處海隅閭
然不羊人知朝邑閻公敬銘巡撫山東訪知先生學行
疏聞於朝廷主講濟南書院尊禮之欲以矜式國人且
爲敘其所著經說而刻之閻公故文忠所薦拔也故能

集後編六

美

步趨文忠之政事如此同治五年余從曾節相濟甯戎
幕之諸城省視吳竹如先生道濟南因訪先生於講舍
先生年八十矣貌篤而行恭神清而氣健談論極歡自
諸城反濟甯復過先生先生贈余詩一章手自繕寫余
亦於青州道中爲文贈先生因得讀先生說經諸書理
正言純攷訂精實洵有道之言也余官棗強猶以書與
先生往返問道未幾先生卒所交海內宿學之士盡矣
因取先生書節錄之以附於師友遺書之後備省覽云
先生名爲鏞卒後祀鄉賢祠光緒四年中秋日宗誠謹
識

節錄劉融齋司業持志塾言跋

持志塾言二卷余友興化劉融齋司業著司業名熙載
好古敦行氣象溫厚木訥杜翰林時曾召入上書房廉
介清苦不染時趨督學廣東一年力除積弊以俗習難
挽有不能行其志者遂告歸里應敝齋觀察延主上海
龍門書院講席日以正學教弟子有胡安定經義治事
之風曩者咸豐十年余客直隸間黃子壽太史楊湘筠
員外道司業之賢吳竹如先生亦稱說之既而余奉胡
文忠公辟將之湖北間司業亦以文忠公疏薦其賢招
之往中心喜幸謂可相與晤言矣乃中道爲撻逆所阻
余畱客河南而司業避亂秦中不得相遇同治六年余
游上海始獲見於書院中與論學極相得七年余爲上

集後編六

七

海校正縣志復與司業聚晤月餘司業以此書見示喜
其篤實切近足爲學者法程而辨正其言心性近於陸
王者數條司業甚以爲然今官棗強兒子守彝以司業
列本寄至凡余前所辨者皆已棗而公之矣若無若虛
不孛成見洵足爲人倫師表也司業篤於禮教似張橫
渠文法亦似之義蘊尋繹不盡而閒有拙鈍滯晦者因
復節錄其取親切之語爲一卷備省覽云光緒二年五
月宗誠識

節錄倭文端公讀儒粹語編筆記跋

右倭文端公評駁儒粹語編十三則余從河內田勵齋
致淑鋒孛者也公先與河內李文清公內鄉王子涵觀

察切勵心性之學俱由陽明夏峯之言以入後與吳竹如侍郎志同道合時侍郎方爲荆部主事公日夕相講習始專宗程朱之言久而彌精老而愈篤名益尊位益賢而下學爲己之功益勤懇而不已余嘗讀其日記蓋與薛文清公讀書錄氣象尤相近云愴當時未鈔孖然卽讀公此十三則已足見其學確乎爲孔孟程朱之眞傳所以開示後學者至切近而篤實矣剖析精微鞭辟近裏潛翫而體行之亦庶可以不畔矣夫同治十三年三月宗誠識

節錄倭文端公遺書跋

右長白倭文端公日記六安涂朗軒宗瀛爲上海道時

集後編六

三

所校琴者憶往歲余客吳竹如先生山東布政使署中見公日記三卷莎車行紀一卷蓋公杜奉天時寄質於吳公吳公手鈔而孖之者也後居河南巡撫幕中讀公爲學大旨一卷客金陵涂君時知江甯府示余以公日記一卷帝王盛軌輔弼嘉謨二卷謂是會試時所手錄者及來棗強河內田勵齋以公讀儒粹語編筆記示余永平武酌堂郎中亦以手寫公日記一冊寄余因皆錄而藏之然終以未見全書爲憾今得涂刻此本余友廖穀士編修又貽余京都所刻公遺書取而校之凡前所見帝王盛軌輔弼嘉謨爲學大旨涂本已具日記則吳公武君所鈔亦皆見於涂刻中所少者讀儒粹語編筆

記而已其餘講義奏疏雜稟吏治輯要涂刻有之京都
本惟有四種爲學大旨吏治輯要與涂刻同嘉善鐸莎
車行紀則涂本未有其他涂所刻數種又京都本之所
無也二本合之當爲全書然余嘗聞竹如先生云公曰
記甚多意涂刻尚非全本奏疏書劄尤未必得其全也
公之學確守程朱德器粹然純一不雜於先儒中似許
魯齋薛文清於並時諸儒則惟與吳公爲取相契合蓋
皆以反躬實體眞知允蹈爲入德之門其所記者皆其
所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言不可以言非之者也又何多
乎哉先是余館山東時公以待郎兼奉天府尹吳公以
余俟命鐸寄公公嘉與之鈔存數十則將畱爲靖獻之

助同治九年余隨曾文正公入都三謁見公時公以首
輔爲目帝師終日輔導宏德殿日將晡始出余往公
尚未歸門者先請余入坐廳事見公門庭肅然僕肆皆
氣息嚴整如公杜也者諸孫讀書聲敬一亦如公杜也
者心益欽之未幾公至延余坐賓位問對移時語默動
靜從容中禮余告退必送至車前固辭不獲俟登車指
而後反三見皆然次年余來東強公夢於位公與吳公
學取契而所以致力不同公曰必有記存心發慮一言
一動必省察而克制之不使有一毫之自欺吳公則時
以義理養其心凡事必於義利之介體勘入微不稍自
假終日窮理讀書默識心融而不爲日記至其守正不

阿克己無私純乎以孔孟程朱之言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則二公固未始有異也故世無論識與不識皆以倭吳並稱焉公之日記每讀之令人心沈氣斂余故節錄之以備翫索云光緒四年八月中秋後三日宗誠謹識於東強喬蔭棠枝之館

集後編六

三

